

天使之剑

天使之剑

天使之剑

天使之剑

天使之剑

● 周步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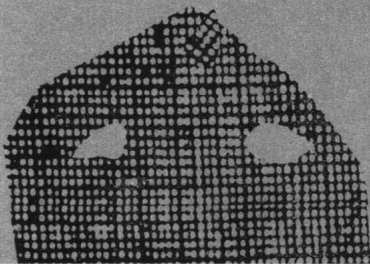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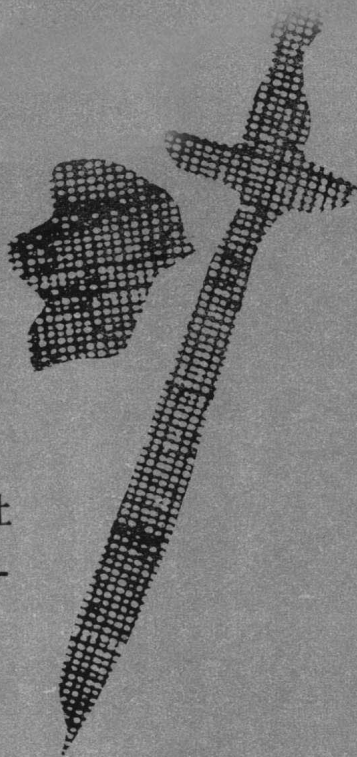
天使之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天使之剑

周步海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插图：阿 昕

天使之剑

周步海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 本：787×1092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210,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7500

定价：4.85元

ISBN7-5396-0384-4/I·333

内容提要

夜幕降临。一个青年独自在郊外散步。三个黑影悄悄向他逼近……于是一场激烈的搏斗发生了！

这是一场生死搏斗，也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青年帽子上的国徽在夜幕中闪耀着光芒……

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崎岖坎坷，他的爱情生活充满可笑的波折，一个个美丽的姑娘爱上他又一个个离他而去……但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成为年轻有为的律师。他要用法律的正义之剑斩除人间的邪恶，可是无情的棍棒、匕首也一次次挥向他的头顶，必欲除之以至置之死地而后快……

本书是一位二十四岁、自学成才的青年律师根据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创作的，具有真实性、可读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对有志成才、奋斗在人生道路上的青年读者具有激励和深刻的启迪意义。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杀人犯的苦果

- 一、小城两奇案3
- 二、开庭前的准备10
- 三、开庭审判16
- 四、人间自有勇士在28
- 五、身世与落梅31

第二章 往 事

- 一、这是一只苦瓜34
- 二、英雄出少年42
- 三、金光从这里发出的50
- 四、处女作与行万里路57
- 五、春风不度玉门关61
- 六、万里飞鸿捎家书64

第三章 浮 沉

- 一、好 运68

二、他成了杀人凶手	73
三、谁是强奸犯	81
四、死与生的变幻	86
五、盗窃集团的堡垒	93
六、家事国事，如何平衡	97
七、爱与法的共鸣曲	102
八、抗 争	108
九、爱情的复活	112
十、祸不单行	117

第四章 坎 坷

一、波 影	124
二、决 绝	128
三、修 仙	133
四、契 机	138
五、失落的梦	142

第 二 部

第一章 青春奏鸣曲

一、寒花不是梅	149
二、第一次辩护	154
三、省高院驳回上诉	158
四、书记的违法行为	163

五、我是农民，你知否	169
六、律师的呐喊	173
七、中秋节的风波	179
八、天才的悲歌	187
九、男儿有泪不轻弹	198
十、母亲啊，我多灾多难的母亲	205

第二章 国人的病

一、山雨欲来风低树	213
二、含着眼泪的微笑	225
三、对女性的复仇	232
四、龙游浅滩	239
五、怀沙赴清流	246
六、名气与烦恼	252
七、青山遮不住	257
八、神圣的权力	262
九、荒地上的白枯草	267
十、圈套	272

第三部

第一章 心迹

一、滴血的心	281
二、迷茫的心	298

三、颤抖的心	307
四、透明的心	312
五、痉挛的心	323
六、浸泪的心	331
七、燃烧的心	337

第二章 一条清清的河

一、“冒牌货”的威力	347
二、兰花的倾诉	359
三、凜凜西风	368
四、黄梁泪	375
五、雪原下的希望	381

第一部

第一章 杀人犯的苦果

一、小城两奇案

春风吹绿了大地。

春风吹柔了淮河水面，吹绿了淮河北岸上的小草；在微微和风中，岸柳抽出细长柔嫩的丝条；柔嫩的枝条又附着绒绒的鹅黄，随风轻拂，给坐落在淮河北岸的S县城染上春的秀色。

春燕在低声鸣叫着，叫醒冬眠的生灵，叫醒贪睡的奇花异草。

春天来了。人们感觉到了春的气息。但是人们丝毫没有看出昨天在这个小城周围发生的事情。昨天的事属于昨天，但今天仍有斑斑血迹存在，露水的力量太小，洗不去殷红腥臭的血。

雄鸡报晓。这个离县城二十公里的沈家村，在鸡鸣狗吠声中迎来了黎明。村头，一位三十多岁的农妇坐在门前骂街。昨天她同邻居吵了架，胸中恶气到今天还没消散。她骂着，嘴角泛着两小团白沫。她的男人瞪了她一眼，拿着一把挖地的铁锹，下地干活去了。她便拉过八岁的儿子坐在脚边，怀

里又抱着一个小儿子，坐在软床上，边喂奶边指手划脚地骂。她脸色红润，神情却呆滞，头发散乱，穿着带补丁的天蓝色夹袄。

隔壁的沈民，此时象一只疯狗。他两眼血红，在院内急匆匆地来回踱着步子，不，是来回找着东西。那妇人的辱骂声传入他的耳膜，使他感到浑身发麻，象受着电刑的煎熬一样。

他终于找到了一把劈木柴用的长柄斧头，在手中掂了一下，双手紧握着，快步奔向那妇人。

她仍在有板有眼地骂着，冷不防看见沈民奔来了，顿时一愣，止住了骂，惊惶地看着他。

沈民边跑边骂：“娘的，你把我逼到死路了，我跟你拚了！”他双手抱住斧柄，对准那妇人的肩膀，用力向下劈去。

谁知，有一根晒衣服用的铁丝挂住了他的斧头，铁丝断了，斧头砍偏了。她吓得从软床上下来，站在地上。

他又紧跟砍第二斧，是对着她的左肩，她赶紧闪开，但把右肩让给了斧头，眼看斧头要砍着她的肩膀，只见她一转身，斧头不偏不倚地砍中了她怀中婴儿的头。那婴儿惨叫一声便昏死了。头后部砍出一个三棱体的小洞，露出象豆腐一样的白脑汁……

容不得那妇人多想，沈民的第三斧又砍来了。她急忙抛下被砍的儿子，转身去抓他的斧头；没有抓住，那闪光的利刃砍进了她的右膀，只听“啪”的一声，象劈木柴的声音，她的肩头露出白森森的骨头，紧接着血似喷泉一样涌出……他又举起斧头砍向她，没等砍着，她即嚎叫一声倒下了……

沈民此时一看自己砍倒了两个人，心中害怕，转身就跑，但脚却抬不起来，他吃了一惊，难道是妇人的鬼魂缠住脚？低头一看，是那八岁的男孩死死地抱住他的腿，他又抡起斧头，对那小男孩的胳膊和手胡乱砍去……

他终于跑了，后面有人追，前面有人截。遇到截他的人，他一挥斧头，人们便吓得躲开了。他跑出了村子，丢弃了斧头。

在村外，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同村妇人推着自行车走过来。他灵机一动，走上前去，笑着对她说：“婶子，您车子借我用一下，我去南庄马上就回！”

“好！你骑去吧，下午我还要用。”她给了他。

他飞身上车，身躯左右晃动，自行车象离弦的箭一样，消失在远方的晨雾中。

他飞快地到了岳母家中，见到妻子李秀云，把她拉到墙角，低声说：“秀云，我杀人了！”

“啊？！”她尖叫一声，目瞪口呆。

“我杀了咱嫂子，还有她两个儿子！”他又流着泪重复一遍。

“你说什么？”她神经质地看着他。

“赶快跟我走吧！咱们逃难去！”他哀求地望着她。

“我不走！我又没杀人，我不走！”她气愤地瞪着他。

“唉，等会儿他们追上来，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不走，我走了，带好…带好…带好咱的孩子！”他哭着哀求她。

“你身上有钱吗？”她泪水涟涟地问。

“有八十多块，够用了！咱就这一个孩子，你千万要看好！不要挂念我，注意身子！我走了！”他哭着转身离开岳

母家，匆匆走了。

妻子哭得昏倒在门槛上。

无独有偶，同一天早晨，一辆警车呼啸着停在王集区派出所所长的家门口，下来两个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给所长刘玉冰戴上手铐，推上警车，警笛长鸣，飞速离去。

刘所长坐在车内，目光严厉，瞪着车上的人。一个大胖子警察回过头来，面露惭愧之色，他嘴角动了动，瓮声瓮气地说：“刘所长，昨天我们还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没想到今天……”他看刘所长没有什么反应，又接着说：“我们是执行者，没办法，只好公事公办，请您多保重！”

“我只是想问一句，逮捕证写我犯有强奸罪，但不知被害人是誰？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刘玉冰低声问，他怀疑这是一场误会，只要一到局里，问题自然会清楚。

“听说是县检察院的自办案件，具体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因为办案人员把秘密保守得太严了。这次我们两个来执行任务时，周局长打听过了，局长也不肯透露，我们还和局长顶了几句。”胖警察说完，点上一支烟插进刘玉冰的嘴里。

警车开进了县公安局，刘玉冰要求见局长，但局长不愿见他。他随即便被关进了看守所。他穿着被撕掉盾牌、领章的警服，和所有的人犯一起放风。人犯们奇怪地打量他。

一天之内出现了这两起大案，这在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来说，无异于冬天响起两声炸雷，令人一惊，之后便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派出所所长强奸案暂且不提，以后自有交待。这里先说

沈民杀人案。

南京郊区一个村庄。傍晚。夕阳的余晖渐渐消逝，田野慢慢恢复了宁静。水稻秧苗似一块块绿色的地毯，微笑着承受太阳的光辉和雨露的润泽。

一个跛足的中年男人向着这个冒着炊烟的村庄走来。他的头发胡乱地卷曲着，眼角滴着一串眼屎，两只小眼睛四处乱瞟，加上他的尖嘴和乌黑油腻的脸，使人联想到田鼠的嘴脸。他一拐一拐地走着，一脚便踏起一小片尘土。他机警地看着周围，象有什么顾虑，又象有什么渴求似的。

他推开了一个农家院子的大门，一只小狗狂叫着扑上来，院子里走出一个老妇人，奇怪地打量他。

“你找谁？”她带着疑心和防备。

“大娘，我来南京走亲戚，不幸路上钱让小偷偷走了，连亲戚的信也偷走了，我记不住亲戚的地址，只好天天讨饭。求大娘行行好，给我一顿饭吃吧！”说着，他的眼角流出泪水。

“唉，可怜的人！我刚给我儿子做好饭，他去城里买东西还没回来。你先吃吧。”她怜悯地咂咂嘴，将他让进房里。

“大娘，您是好人！您的儿子肯定会太福太贵！”他不自然地笑笑，紧接着象饿狗一样狂吞起来。

夜里，他就睡在老大娘厨房的床上。他心事重重，辗转反侧。一闭上眼就觉得一个无头的妇人和两个无头的小男孩站在他面前，向他索命。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月光从窗口射进来，象射进一束光的瀑布。他看着月亮

和月亮旁边的几颗星星，眼中浊泪滚滚。他想起了老婆和孩子，他们怎么样了？

天还没亮，他就偷偷地离开了这个村庄，一拐一拐地向北走去。

他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向北走，终于在一天傍晚，他远远看见了自己门前梧桐树上的鸟窝。他又回来了。他在田野里逡巡着，等待天黑。

天黑下来了，他一拐一拐地摸到了家门。此时，他的老婆正一边流着泪一边烧锅做饭。一个小女孩伏在她的腿上，小手指伸进嘴里，不停地嚷饿。他趴在门缝中瞅了一会，感到心酸。他的老婆去拿碗盛饭。一看见饭，他便急忙地推门进去。

“你是谁？”她吓得瞪大眼睛，极为惊慌地问。

“妈妈，疯子……老猫，疯子！”小女孩吓得钻到她妈的腿下，哇哇地哭着。

“你不认识我了？”他委屈地看着她。

“噢，是你！啊呀，头发那么长，脸上这多么灰，只有声音还能……”她号啕大哭起来。

他也陪着哭。

“你去投案吧！他们母子三人都没死，嫂子她没事，可那两个孩子成了残废！小男孩头上长出一个大包，包皮薄薄的，能看见脑子，还能看见血管突突地跳；大男孩掉了一节手指。你怎能这样狠心？要是有人这样砍我，砍咱的小孩，你心里是啥滋味？”她怨恨地看着他。

“秀云，她欺负你，打你，骂你，我才让你走的娘家，为了给你出气，我一气之下……”

“算了，别说那了。明天你去投案吧，等着看政府怎么处理吧。也许不会枪毙你。古语说，杀人偿命。你没杀死人，就不要偿命！”她又恨又怜，流着泪说。

“那两个男孩与我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砍他们？小男孩是她抱着碰到我的斧头，大男孩在我跑时抱我的腿。咱嫂子把咱欺负到绝路了，我才砍她，让她以后不敢再欺负咱家！”看到妻子在哭，他负疚地说：“别哭了，明天我去投案！”他有点耳聋，总以为小声说话别人听不见，所以讲话声音很大。

李秀云的哭声和沈民的讲话声招来了民兵，他们用绳子绑住他，送往派出所。

紧接着，他便进了看守所。